

秦淮世家



张恨水与《秦淮世家》 - **

作者简介**：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被尊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他生...

张恨水

目 录

目录

第01回 唐大嫂茶座说前因 徐二哥
河厅作上客

第02回 还旧服姊妹表歉忱 赠新书
良朋存厚道

第03回 见艺人传书有遗憾 怜神女
冒雨表同情

第04回 登门送款穷汉施仁 远道索
书青年露迹

第05回 惜浪费局外进忠言 具深心
席前作娇态

第06回 押戒指妙计赚现金 留字条
辣手演喜剧

第07回 唐二春独来慰知己 王大狗
二次济苦人

第08回 重私恩偷儿争自首 忿家丑
失主两饶人

第09回 难消重耻闭户撒娇 苦遇恶魔回家受训

第10回 赞少女骚客赋艳诗 接财主钱商摆盛宴

第11回 恶作剧席上饮交杯 大不堪台前喝倒彩

第12回 无法可想好汉低头 有命能拼贱人吐气

第13回 中圈套送女上河船 欠思量驰车入虎穴

第14回 困迷楼毒倒洁身女 谈屈膝气死热心人

第15回 看得不平失言遭害 回来尴尬破费遮羞

第16回 吃亏人把盏劝磕头 探风客登门遭毒手

第17回 忍痛山头深更探险 救人虎口暗室遭围

第18回 赠约指暗放有心人 作娇容痛骂无赖子

第19回 情脉脉软语度难关 泪涟涟
深心走绝路

第20回 斗手法逐步破深谋 弄心机
当筵递暗信

第21回 混长夜热酒留众客 劫武器
灭打捆醉人

第22回 烈烈轰轰高呼溅血 凄凄惨
惨垂首离家

第23回 老邻妇端从度难关 贱女人
挺身挡恶棍

第24回 发语双关拒奸救友 引刀一
快纵火除魔

目录

1. 第01回 唐大嫂茶座说前因 徐
二哥河厅作上客
2. 第02回 还旧服姊妹表歉忱 赠
新书良朋存厚道
3. 第03回 见艺人传书有遗憾 怜
神女冒雨表同情
4. 第04回 登门送款穷汉施仁 远
道索书青年露迹
5. 第05回 惜浪费局外进忠言 具
深心席前作娇态
6. 第06回 押戒指妙计赚现金 留
字条辣手演喜剧
7. 第07回 唐二春独来慰知己 王
大狗二次济苦人
8. 第08回 重私恩偷儿争自首 忿
家丑失主两饶人

- 第09回 难消重耻闭户撒娇 苦
9. 遇恶魔回家受训
- 第10回 赞少女骚客赋艳诗 接
10. 财主钱商摆盛宴
- 第11回 恶作剧席上饮交杯 大
11. 不堪台前喝倒彩
- 第12回 无法可想好汉低头 有
12. 命能拼贱人吐气
- 第13回 中圈套送女上河船 欠
13. 思量驰车入虎穴
- 第14回 困迷楼毒倒洁身女 谈
14. 屈膝气死热心人
- 第15回 看得不平失言遭害 回
15. 来尴尬破费遮羞
- 第16回 吃亏人把盏劝磕头 探
16. 风客登门遭毒手
- 第17回 忍痛山头深更探险 救
17. 人虎口暗室遭围

- 第18回 赠约指暗放有心人 作
18. 娇容痛骂无赖子
- 第19回 情脉脉软语度难关 泪
19. 涟涟深心走绝路
- 第20回 斗手法逐步破深谋 弄
20. 心机当筵递暗信
- 第21回 混长夜热酒留众客 劫
21. 武器灭打捆醉人
- 第22回 烈烈轰轰高呼溅血 凄
22. 凄惨惨垂首离家
- 第23回 老邻妇端从度难关 贱
23. 女人挺身挡恶棍
- 第24回 发语双关拒奸救友 引
24. 刀一快纵火除魔

第01回 唐大嫂茶座说前因 徐二哥河厅作上客

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秦淮河在一度商业萧条之后，又大大的繁荣起来。自然，到了晚上，是家家灯火，处处笙歌。便是一大早上，那赶早市上夫子庙吃茶的人，也就挤满了茶楼的每一个角落。一个秋初的早上，太阳带了淡黄的颜色，照在庙门前广场上，天上没有风，也没有云，半空里含着一些暴躁的意味，所以市民起得

早，光景不过是六点多钟，庙附近几所茶楼，人像开了水闸似的向里面涌着。夫子庙广场的左手的奇芳阁，是最大的一家茶楼，自然是人更多。后楼的栏杆边，有四五个男子，夹了一位中年妇女，围了一张方桌坐营。桌上摆了三只有盖茶碗，两把茶壶，四五个茶杯，大碗千丝汤汁，六七个空碟子。另有两个碟子里，还剩着两个菜包子，和半个烧饼。再加上火柴盒，卷烟盒，包瓜子

花生的纸片，还有几双筷子，堆得桌上一线空地没有。茶是喝得要告终了，那妇人穿了件半旧的青绸夹袍，垂着半长的头发，右角上斜插了一把白骨梳子，长长的脸儿，虽不抹胭脂，倒也扑了一层香粉。两只手臂上，带了两只黄澄澄的金镯子。在座的人，年纪大的叫唐大嫂，都不住的恭维她。唐大嫂在身上，摸出两元钞票，放在空碟子里，站起来，两手扑扑胸襟上的烟

灰，正待会钞要走，一转眼看到斜对过桌上，坐了一个青年汉子，不由得咦了一声，这就低声向在座的一个麻子道：“老刘，你去把窗户前那个人请过来，我有话和他说。”

刘麻子向那边桌上望道：“是哪一个？”唐大嫂道：“穿了灰布长衫，戴了鸭舌帽，团团脸，两只大眼睛的那个就是。”刘麻子站起来道：“他姓什么？”唐大嫂笑道：“我要知道他抖什么，还用得着

你去请吗？他倒是认得我，你就说唐小春的娘请他说话，他就会来的。”刘麻子果然走过去，向那人一点头，笑道：“朋友，我们那边桌上，唐大嫂子请你说话，她就是唐小春的娘。”说着，将手向这边一指，那人站起身来看着。唐大嫂就向他笑着连点了几个头。那人取下帽子在手，随了刘麻子走到这边来。唐大嫂向他笑道：“这位大哥，你还认得我吗？”他笑着点点头，连说：“认得认

得。”唐大嫂腾开左手一只方凳子请他坐下，斟了一碗茶，送到他面前，笑道：“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们到底又遇着了。以后，我们总还有见面的日子，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的姓名呢？”他笑着欠欠身道：“这事何足挂齿！”唐大嫂向同座的人看了一眼，笑道：“我暂且不追问这位的姓名，先把我认识他这一段历史，向大家介绍介绍：是前一个多月的事，我要到上海去，是我省钱，坐

公共汽车到下关，偏是不凑巧，这一车子人，始终是挤得要命。到了火车站下车的时候，大家一阵狂挤，把我拥下了车子。我一看车站钟楼上的钟，已经四点多，离开车只有十几分钟了，我也来不及想什么，一口气就跑到卖票的地方去买票。这一下子，把我吓慌了！我手上带来的那个皮包丢了，身上另外没有钱买票；就是有钱买票，我也不能上车；因为那皮包里的东西，太值钱

了！那里有一百多块钱钞票，一个钻石戒指，那都罢了；最要紧的，是这里面有两张很要紧的字据。我就是为了这两张字据，要到上海去的，这个皮包丢了，真害了我半条命！我明知道车站上的扒手，比苍蝇还多，这东西丢了，哪里还有还原的指望？但是我已不能上车了！不死这条心，依然跑出站来到公共汽车站去找。”

这就取下头上的帽子，半鞠着躬答道：“我是唐大妈叫我

来的。”她哦了一声道：“你姓徐？”随着这话，往他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接着也就微微地一笑。在她笑的时候，由红嘴唇里，露出那两排雪琢成的牙齿，实在可爱。因答道：“是，我姓徐。”她将手向后面一指道：“由这堂屋里一直穿了过去，就是唐大妈家里。”她说完了，电没有向他再打招呼，扭转头径自走了。徐亦进望了她的后影，倒出了一会神。心想，美是美极了，怎

么这样大的架子！正这样的出着神呢，后面有人叫道：“徐大哥！徐大哥！都在这里等着你呢！”回头看时，唐大嫂正站在堂屋向后进的屏门口，连连招手。徐亦进，笑道：“这屋子太深，我不敢冒昧进来。”唐大嫂笑道：“屋子深，怕什么？从那百年起，秦淮河上，也没有有什么大小老爷在这里打过公馆，还没有什么人家挂上闲人免进的牌子呢。”说笑着，将徐亦进向里面让着。这里是个

长长的天井，东头有一棵说不出名字的老树，弯着树干，没有什么枝叶。两边地上，七歪八倒的，躺了几块太湖石。也有两三个瓦钵子养着菊花，一一丛芭蕉，有四五个菟子，并不见肥大，只是那叶子，四面颠倒着，占了半个天井，所以地下都是阴湿湿的。对着这天井，有一道雕花栏子，没有了漆，也没有了下半截，年代是相当的远了。在栏杆里，是窄窄的廊子，那里摆

了水缸，破茶几，半篓子木炭，一只破的方凳子，上面放了个炉子，把靠炉子的一堵墙都熏黑了。那炉子烧着炭，熬着开水壶呢。有个廿岁上下的姑娘，穿了件青布长夹袍，站在那里等水开，没有烫发，光头发剪得短短的，倒是前面养了一道长刘海发，配衬得雪白的一个圆脸子。亦进对她，倒是加倍的注意着；因为她到书摊子上去买过两回小唱本，在脑筋里早就有下这一个印象

了。随着唐大嫂子走了进去，便是河厅：赵胖子刘麻子三毛都在这里候着。除了上午茶楼上见过的杨老四李少泉之外，唐大嫂又介绍了一位汪老太和扬州老马一块儿见面。这里完全旧家庭的摆式，河厅朝着秦淮河，一式是四方格子的玻璃窗，现在已经完全关闭起来了。屏门反过来，背对天井，朝了玻璃窗靠屏壁，有一张琴桌，上面放着座钟帽筒胆瓶小架镜，琴桌下套住一张方